



带着女儿小英去了印度，由重庆坐飞机经9个小时的飞

行，在加尔各答盟军招待所过夜，然后转车去新德里。杨之英在那里生了两个女儿——吴宜英和吴珊英。

她家的隔壁邻居是当地的一个土皇，住了两年也稍有来往，这位土皇还叫他的宰相给珊英送来了一件金饰品和其他用品，还为她取了个印度名字。在杨之英家里至今还保留着他们送的一把铜汤匙。这位土皇还不时来邀请他们大人小孩去他家玩。在生二女儿吴宜英时，印度医院的产房是单独一幢洋房，陪护的佣人住在另一套房子里。据杨之英回忆：那里的产妇都喝冷水，接生时电风扇都直接对着产妇吹，按中国人的习惯那是大忌，虽不习惯，倒也未曾因此染病。这也许就是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的风土习俗吧！

吴元坎当时以少将军衔在盟军司令部担任日语翻译，还在印度新德里广播电台担任过华语播音员，对中国华南和还是英国殖民地的东南亚各国华裔居民广播。在印度新德里家中常有吴元坎的同事盟军司令部的各国军官来玩，杨之英常以一手中国美味菜肴招待客人，他们竟然要求在吴家搭伙吃饭并搬来同住。因当时房子宽敞，也因女主人好客，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于是家中顿时热闹起来，因有各国人士，这家里俨然成了一个小小“联合国”。杨之英对这段生活往事至今还难以忘怀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杨之英一家于1946年7月又重回上海，在途径香港时杨之英生了四女吴幼英。

慷慨接济共产党人

1946年夏，杨之英一家六口从印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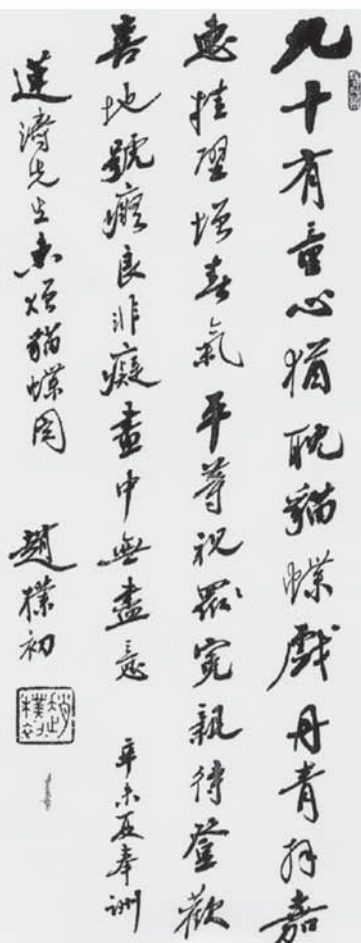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上海，暂住威海卫路亲戚家，全家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石库门老房子里。吴元坎进大公报当记者后，全家搬到其美路(今四平路)宿舍，那时物价飞涨，靠吴元坎一人工资生活，经济相当拮据。杨之英回乡看望母亲后还带了三个乡邻来沪，家里人口骤增，连吃饭都成问题，经常要典卖家中物件才能买米开伙。在其美路宿舍，地下党同志王一飞的爱人陆绶文常来串门。解放前夕，因地下党机关被破坏，陆绶文逃到杨的住处，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，杨之英仗自己是邵力子儿媳的身份，大胆保护了这位地下党朋友，并筹措了路费，送她到香港避难。

杨之英非常好客，吴元坎在《大公报》或出版社的同事、朋友都喜欢到她家里聚会，有时就在他家吃了饭再走，如唐振常、纪崇威、苏济生、倪力新、詹琛等不少《大公报》的同事友好，都曾多次在杨之英家品尝过她亲手烹调的菜肴，她的拿手好菜是青椒肉丝、熏带鱼、素什锦、炒虾仁等，她烹调的印度咖喱鸡、炸猪排、炸明虾和炸鱼肉洋山芋饼更是出色，就连号称沪上美食家的唐振常先生也赞不绝口，逢人就夸。

解放后杨之英积极参加里弄工作，拿出自家的缝纫机供里弄生产组使用。和许多知识分子家庭一样，杨之英一家在十年浩劫中遭受无端批判和审查，她以宽广的心胸，支撑着全家渡过了难关。

1973年10月，倍受“四人帮”摧残的大姐杨之华病重，杨之英前往北京医院一直陪伴在姐姐身边，渡过了姐妹间生死之别的几天。1989年9月28日，杨之英又目送与自己患难与共50年的伴侣吴元坎走完人生的旅途。

杨之英在数十年动荡生活中将五女三子培育成人，他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学有所成。



图一

春宵寂寂，灯下赏读《赵朴初韵文集》（上海古籍版）。书中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，均为我所喜爱，尤其是一首《辛未夏，奉酬陈莲涛先生惠赠〈猫蝶图〉》的五古，让我一边吟诵，一边忆起1991年夏，在京华赵府的“无尽意斋”与朴老欢晤时的难忘情景来……

那时，我杏坛赋退，解羁一身轻，遂趁游京之便，打算去拜访心仪已久的“民进”元老、诗词曲书大家赵朴初先生。晋京前，特遵照邓伟志老师的主意，求得古籍出版社编审陈邦炎先生（朴老夫人陈邦织的胞弟）给朴老的一封亲笔信，内容主要介绍我亦民进会员，同时说明赠送朴老的《猫蝶图》的绘者“江南猫王”陈莲涛，系上海文史馆馆员，乃曾精绘《白猫黑猫图》送给邓小平同志受到称赞的那位高龄九十的

宋连庠 / 文

Visiting Zhao Puchu

在赵朴初居士家作客



赵朴初

佛门居士，等等，以便我面晤朴老。

记得那天是1991年7月28日，一清早，我披着雨丝，拎着小包，前往北京西城东绒线胡同朴老寓所。因与朴老素昧平生，事先又未约定，也不知此访能否相晤并求得这位“一代书圣”的墨宝。也许是三生有缘，那天正值星期日上午，朴老正在他的“无尽意斋”中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李家振先生言事，当他展阅了邦炎弟的信后，遂即出斋，立于绿树掩映的四合院北屋阶前，笑容可掬地热情迎客。朴老当时已八五高龄（1907年乙未生人，属羊），却仍身心双健，步履轻捷。我与朴老进屋，一起落座于沙发，但见朴老神清气爽，容颜白皙，貌慈祥如菩萨低眉，谈风健而气韵十足，不由得心中庆幸：仁者自有天相，朴老颐龄可期也！

秀才人情纸半张

秀才人情纸半张。我这个年过花甲的后生，奉赠朴老雅礼两件：一是九十岁的“江南猫王”陈莲涛精绘的《猫蝶图》（谐音“耄耋图”）一幅；再就是我参与编撰的《赠言词典》（上海辞书版）一册。朴老先展画细赏，但见幅间老花猫正与二彩蝶嬉戏，栩栩如生，妙

趣盎然，不觉连声笑赞：“画得好，画得好！九十岁的人了，真是不容易呀！”当朴老闻悉莲翁亦为佛门居士，与沪上明旻、真禅、光德等法师均为稔友而且不论是沪上的“龙华”、“静安”古寺，还是宁波的“天童”、“阿育王”等名刹，均悬有莲翁敬绘的佛像或题书的楹联时，不觉心有灵犀，倍感亲切。旋又信手翻阅了《赠言词典》说：“赠人以言，重于金石珠玉。这书好，很有用，我要经常翻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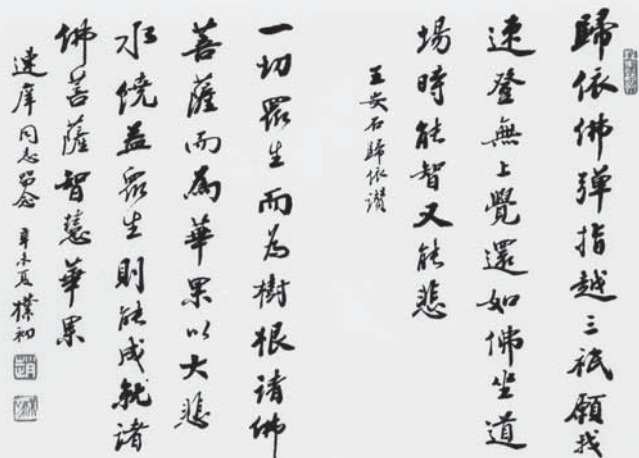
我向朴老转达了王元化与夫人张可对他的问候，朴老说：“王元化很有学问。”我又转告：“王老师所以久未写信给您，一是担心您每信必回，累着了您，于心不忍；再则是为了避‘骗字’之嫌。”朴老听后哈哈大笑。事实亦确如此，我曾在王元化寓所，拜读过已裱成长卷的朴老书信多页，均为毛笔直书，其信情意谦诚而蕴含哲理，其书铁画银钩而刚柔相济。一向顶真的朴老，写信亦一丝不苟，为了及时回雁，不少信写于深夜，甚或作于病中，这就难怪王元化要“于心不忍”了。

意趣相谐诉肺腑

缘于朴老平易随和，因而在一见如

故的温馨里，我不觉直诉肺腑：“文革”前夕，我曾偕莘莘学子赏读过朴老的名曲《某公三哭》，还因朗诵该曲而荣获“第八届上海市普通话教学观摩一等奖”。然而没料到，“文革”中却因之被大字报诬为“为修正主义招魂”，遭到猛烈冲击，而挂上了“牛鬼蛇神”的“黑牌子”，被辱刺“阴阳头”，罚于高温下作苦力……朴老听罢，不禁哑然失笑而感慨万千。承相告：“《某公三哭》一曲我也很喜欢。原来这三首散曲的题目，分别为《尼哭尼》、《尼又哭尼》和《尼哭自己》。后来毛主席读了，就用铅笔在《尼哭自己》一题上，改作了《某公自哭》。这样在正式发表时，就成了《某公三哭：哭西尼·哭东尼·哭自己》了。”我又告朴老：“‘四凶’翦灭后，人心大快，我重返讲坛，又和学员们一道赏读您的《反听曲》（听话要反听，魔怪现原形）和怀念周恩来总理的《金缕曲》（转瞬周年矣）。”朴老闻之，瞬目扬眉，如遇知音。

谈及歇浦人士，朴老不觉神驰遐想。他请我代向古建筑园林兼书画名家“梓翁”陈从周教授问好。这使我忆起“梓翁”书斋“梓室”之北壁，悬有



图二

朴老于1976年8月，为“奉酬”从周先生绘赠“墨竹”（竹又名“此君”）而撰书的一首“七古”：

壁上风来声簌簌，
数竿潇洒遗尘俗。
多能真见梓人才，
自是胸中有成竹。
不写盲师写此君，
虚心劲节似同伦。
因缘明月三生石，
惭愧真堂作记人！

此诗之诞生还有一段佳话。盖1963年6月，为纪念鉴真大和尚（盲僧）入寂二十周年（共一千二百年），陈从周教授曾赴扬州，协助已故前辈建筑名师梁思成设计“盲师”鉴真和尚纪念堂前之纪念碑，而碑文则为赵朴初以“纪念委员会主任委员”的身份，“谨撰并书”的，故诗末二句云：“因缘明月三生石，惭愧（自谦语）真堂（鉴真纪念堂）作记人。”其书格调高雅，凝重中透发清逸之气，“梓翁”心甚宝之……

诗书只把结缘看

正欢叙间，邦织夫人冒雨购物归来，看了邦炎弟手书后，遂询及沪上友好情景，不禁喜形于色，言谈十分亲切。邦织老师虽说已年过古稀，却思维

敏捷，浑身充溢着青春活力，还热情地半跪着为朴老和我摄影留念。

时近正午，因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朴老下午还有活动，我遂起身告别，相约以后上海再见。握别前，我从包里取出册页，敬乞朴老赐书一幅，大师忤然俯允。

两天后，我去取字。

朴老因外事交际不在家，其秘书宗家顺交我“墨宝”两件，其一是“奉酬”自号“猫痴”的陈莲涛老人的一首五言诗（见图一）：

九十有童心，犹耽猫蝶戏。
丹青拜嘉惠，挂壁增春气。
平等视冤亲，待登欢喜地。
号痴良非痴，画中无尽意。

赠我的两小幅，一是宋王安石的《归依赞》（见图二）：“归依佛，弹指越三祇，愿我速登无上觉，还如佛坐道场时，能智又能悲。”书云：

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
诸佛菩萨而为华（花）果；
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
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。

连库同志留念

辛未夏 朴初（章）

其书劲秀超逸，别具神韵，字里行间的佛学禅意，我略悟得几分：“诸佛菩萨”离不开“众生”之源；凡大智大德者，必怀悲天悯人之善心，若真能心甘乐意并不辞艰险地为“众生”谋福益，作奉献，则定能“成其正果”。

流光如驰，一晃16年过去。朴老驾鹤归西，亦已七个春秋。今宵，又于柔暖的台灯下，品赏朴老墨迹，仿佛又添感悟，故爰作斯文，以怀人，以抒情。



朵云轩拍卖会现场

时至今年8月，朵云轩拍卖公司已经成立十五年了，回想当年创业的情景，恍如昨日，历历在目。

1991年秋，我出任朵云轩总经理，这年冬天，来了一位老客户，介绍说艺术品经营在香港已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佳士得、苏富比在香港创办艺术品拍卖行，拍品已转向中国书画和古董瓷器，并且呈现出了兴旺的前景。当时，我和卢辅圣、岑久发先生思考的也正是百年老店朵云轩如何有新的发展。90年代初民间的交易已经兴起，国有文物店收不到货、销售方式单调、艺术品卖价不高的问题已很突出。朵云轩的库存年年卖出去，不出几年，我们也就把祖宗的家底卖完了。于是，我想去闯一下香港，考察一下拍卖市场。

1992年4月22日，我和同事薛锦清、张志成去香港参加华资拍卖行永成公司的艺术品拍卖，没有想到我们平时在画店只卖几千、数万的书画，却在永成拍出了很好的成绩。又去观看苏富比、佳士得的拍卖，他们的价位更令我们惊愕不已。比如张大千的一幅山水卖到200多万港币，上海程十发先生的一幅画《通景屏梅花》拍到39万港币。这是我们闻所未闻的。以前，我们卖给香港的客户几百件名家书画，只卖几十万、上百万，我深感我们与市场严重脱节了，也深感拍卖行为交易双方服